

□ 江山

她在一个又一个的文字旅程中体悟生活,并迷恋世间一切美好;她不想日子过得太有规律,不想热情走得太过迅速,始终坚信,梦就是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灰色距离;她细腻的文字,触动每个人对幸福的渴望与遗憾。在结束短暂的旅程之后,疗愈系职场“单贵女”、女性情感作家宁慧倩带着最新力作《离别成殇》重新出发,带给我们的是一段不完美的旅程,在独身爱情和悲伤蔓延的时代,给孤独的人爱,给不安的人勇气。

关于《离别成殇》,有人说它是一部略带些许伤感的书,有人说它让每一次阅读成为一场邂逅,而作者又以怎样的文字,向读者呈现那刻骨铭心又令人回味的故事?

书中的毕景不愿意被别人贴上女强人的标签,但她分明是时尚女强人、职场女新贵。即便如此,也不会妨碍她和邱瑾在时光流转中见证最真挚的闺蜜情谊。因为毕景,邱瑾结识了庚辰铭,并与他相爱,但这分感情最终在他不够懂她之后走到终点。邱瑾与总监苑简,在经历过职场矛盾、磨合、相知后情意相投。他们始终坚信,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只是为了以后在对的时间遇上另外一个对的人。然而生活总会让我们措手不及。就像在人生的旅途中会有一个极大的缺口,总得陷进去一回。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离别成殇。是走的人寂寞还是留下的人更寂寞?

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或许我们都在寻找那份和邱瑾一样难舍的爱情,即使隔着一一条河,只因为有彼此,便不再孤单。那不是巧合,只因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与苑简的邂逅。他不是庚辰铭的影子,他只属于邱瑾,职场中能够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这样的爱情就像落入现实淤泥的莲子,等待生活的浸泡,为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盛放。

不管毕景还是邱瑾,无论孤独的身影还是华丽的转身,爱情都在她们身边打转,或许收获不一样,但过程都是那般幸福与甜蜜,虽然辛苦,却都值得。画地为牢,进不去也出不来,当一切都结束了,遗憾带着新的感动即将来访。陪君醉笑三千场,不诉离殇。

读宁慧倩的《离别成殇》不禁感叹文字的贴心,更觉灵魂深入那故事的酸楚与惋惜,羡慕作者对爱情的深刻解读和对友情的无私付出。她的作品如此细腻地雕刻幸福时光,描绘出文艺范儿的无法自拔。这里的爱情成全了谁又带走了谁的泪水,在这样一个缘分的尽头,她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一场邂逅,时尚都市或幸福职场,等候我们的并不是人生如戏的年华,而是繁华殆尽的离别伤痛。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无论是单恋、暗恋、相恋、失恋,都是需要练习的。因为爱情真的不是我以为、我想要的一味索取,更多的是想不到的意外惊喜。而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别人给予自己客观的建议、评价时,也许只有你的闺蜜,知己才会把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就像书中的邱瑾和毕景一样,这样的闺蜜友情只有在时间推移中才会得到印证。

当翻到书本最后一页时,我终体悟:作者用离别导演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那些或刻骨铭心的美好,或痛彻心扉的回忆,都已经支离破碎。记忆深处那扇通往回头之路的门已经封锁,里边的记忆碎了一地。

很多事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就像作者书中所言,一些人离开了,但却在生命的轮回中被铭记于心;一些人留下了,可终在记忆的素描下被刻意筛除。

如果,离别,蔓延成殇;爱过,便不曾离开。

临睡觉前和朋友在QQ上闲聊。朋友回复速度大大低于往常,以至于我一度怀疑他在忙着与美女聊天。但我显然错怪他了,他说:“我正在看一个小说,写得很精彩,推荐给你看看。”

这一推荐不要紧,硬将我来本恹恹的睡眠抹上了502胶水,合不上了。等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推开窗户,发现天色已经大亮,早起锻炼的老伯们已经拎着早餐经过我的窗前了。

我首先得和盘托出我自己的段位。1980年出生的人,正好是上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交接的时候,所以在看小说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自己人格分裂了。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男主人公刘天,在那个青春萌动的年代里,欲说还休,蠢蠢欲动,他的一些经历以及一些看法,都仿佛是从我内心发出的。但我又常常觉得自己是女主人公楼佳儿,上世纪80年代的女孩看似善解人意但其实是故意挖坑的那种感觉又附上了自己的身。我想,这个作者王千马,实在是抓住了每个人物的心理,让每个上世纪70年代抑或80年代的人看完后,都想大呼: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但对一个看客来说,这还不够,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这篇小说仿佛是本教科书,让女人揣摩出21世纪的男人内心终究如何。所以看着看着,尽管我明白这只是小说,却几次心生悲凉,有些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悲凉究竟源于什么。现在想来,可能是觉得只要关于感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能是很可悲的吧。

我至今还记得楼佳儿出场的那段笔墨,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连读三遍,觉得描述得不下林妹妹在《红楼梦》中的出场:“她长发披肩,面容清秀,笑起来,眉目生动,两汪秋水。像内心一尘不染的花苞,在徐徐清风的抚慰下,正缓缓地以不知觉的速度,向外绽放整个身价。突然那么一下,整个芬芳的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打开了,别有洞天,看啦,她又笑了。两片薄薄的嘴唇轻轻地咬合在一起,一抹笑意便漫上了嘴边,纯真无邪,若隐若现,恰似瘦竹的疏影、水草的柔顺、新月的朦胧,是线的缝合和针的微痛,是撑着小船的江南女子的纤柔小调,是夏日里一只蜻蜓悄无声息立上了荷菱,是将醉未醉之时,那出神的飞升,犹若经过多年的时光。在那一刻,所有的所有都化作了永恒。”

我有些时候想,如果《红楼梦》不将林妹妹出场时描写得如此娇花照水,如弱柳扶风,也许在她香消玉殒之时,我也不会眼泪横飞。所以,王千马将楼佳儿的出场描写得如此惊心动魄之后,那一刻,我的心,立马和楼佳儿融为一体了。瞬时我将自己放在楼佳儿的立场上,一遍遍地想:刘天,你怎可以对不起我?

尽管我是揪心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又是嘴角带着微笑看完的。因为里面一些智慧的引经据典、一些巧妙的比喻、一些风趣的歪门解道,时常让我内心不自觉地鼓起掌来——觉得相当痛快。

我想,现在很少能看到有如此高超写作功底的小说了。现在大部分的小说都浮躁,流于表面,而对于女人来说,除了那些婆媳之间的战争或是丈夫出轨之真实版的帖子之外,哪还有迫切一口气读完的文字?哪像这个夜晚一样,读得荡气回肠,半夜还不时发出笑声来?读罢此书,不得不说,此书恰恰就是对现实的一种颠覆。

□ 小雨



《无所适从的荷尔蒙》  
王千马 著  
团结出版社  
2011年9月出版

##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好看小说】

【夜读偶记】

## 秘史的由来

□ 天D行者

看秘史,是一些读书人的爱好,寻找正史之外的野史,也是不少人的乐趣。一般来说,正史总会有些一本正经,有些故意的修饰,或为尊者讳的遮掩,所以历史上阴谋论总会有市场。这种情形不只中国有,国外也一样,像美国这个没多长历史的国家,从林肯遇刺到肯尼迪遇刺,从首次登月到9·11事件,都有人怀疑背后有鬼。

导演尤小刚看准了人们的这种好奇心理,专门打造“秘史”系列,从《孝庄秘史》到《皇太子秘史》再到《太祖秘史》,直到最新的《杨贵妃秘史》,从皇后拍到美人,不秘不拍。《杨贵妃秘史》的编剧张建伟是我的老朋友,这部电视剧播出时,他的同名小说也出版面世。张建伟原以新闻记者出道,后来因为喜爱历史,写了几本以晚清为背景的历史报告文学,如:《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老中国之死》等,在这些作品中,他着重研究了这段混沌的历史,发现因为政治、党派、观点等原因,一段历史竟有许多真相不明,或有意无意地被歪曲、掩盖。

想想也是,近现代的历史,好多当事人还幸存,加上媒体比从前发达,有报纸、书刊、图片、影视等媒介记录,不只中国人自己记,还有外国人参与,可居然仍是错误百出,而那些几千年前的历史,光有几页书纸或一些文物,后人就能都当真了。难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历史其实是一个不断重新构建的过程,“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而历史小说或影视剧,更是虚构多于真实,不能当做信史去读去看。张建伟告诉我,写《杨贵妃秘史》时,有几段“史实”完全是出于剧情或现实需要写的。比如杨玉环的出生地,有的说是今陕西华阴的,也有的说是山西永济的,还有的说是四川崇州或广西容县十里乡的,要按历史考证去写,恐怕也说不太清。而在《杨贵妃秘史》中,张建伟取的说法,就是该剧的拍摄地,当地能提供拍摄方便,这杨贵妃的出生地就搞定了。

再一个就是李白和杨玉环的感情关系,这更是出于剧情需要生造出来的。在历史上,李白与杨玉环有过接近的机会,但一代才子与一代佳人之间是否暗生情愫,这就是后人的揣测或附会了。一部写“秘史”的书或剧,要是不拿这种关系说事,哪里能吸引每天看明星绯闻的读者或观众呢?搁在当今,李白、杨贵妃就是迈克尔·杰克逊、戴安娜王妃,把他们扯在一起,也不算是捕风捉影的戴帽。

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就是杨贵妃的归宿了,她到底是死在马嵬坡,还是远走美洲或日本了?张建伟在书中采信了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生活的说法,也是为了满足电视观众的口味,满足人们喜欢观看“秘史”的心理。实际上,新、旧《唐书》及《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唐人笔记杂史都明确记载杨贵妃在“马嵬驿事件”中被杀,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或观众来讲,这已经没有丝毫新鲜感了。现在的读者,往往都喜欢用当今时髦的词汇来描述或解释古人的行为,比如谈到西施以身许国这事,就说西施是女间谍,到吴王夫差那里去潜伏、卧底;卓文君的夜奔,也要说成是裸婚,或司马相如施计对卓文君劫才又劫色。

在以前那些规矩森严的时代中,还有人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生活在当今这个“娱乐时代”,人们更是需要故作“惊人之语”来夺人眼球,“秘史”依存的往往就是这个逻辑:你说没这件事,我就偏说有,你说没阴谋,我偏说是骗局,这才造成轰动效应,才会让人哗然,才会增加点击率、收视率和流量,才会成为畅销书。



《杨贵妃秘史》  
张建伟 著  
作家出版社  
2010年6月出版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日本人好吃,却不是大碗酒大块肉地吃,精致、细腻、敏感才是小家碧玉般日本饮食的精髓。小说家池波正太郎的饮食随笔《食桌情景》,便可称得上为日本民间饮食指南,用写小说的方式谈吃,也把他爱的食物融入小说,看得人饥肠辘辘,胃口大开。

◎童话妈妈:好绘本不仅是用来读的,它有时会让人跟着图片沉溺其中。童话喜欢加古里子的《乌鴉面包店》,喜欢那些不同形状的面包,从星星面包、青蛙面包、贝壳面包、钢琴面包……一只只数完,郑重其事对我说:妈妈,我要开面包店。这真是一个甜蜜的梦想。宝贝,梦想是种子,撒在心田,总会开花。

◎颜桥:《31岁又怎样》是本日本女作家的书。似乎从31个31岁的女人的时光断面去捕捉一种31岁的窘迫,像楚河汉界。写《女人森林》的时候我知道这类群像的写法有多么挑战白描能力,一不小心就成世相小说,或者脸谱人物,鲜明但虚假。但31岁只是一种气团,你无从判断,它是时光自己开天地,各种女人情绪憋在里面。

◎深圳小刀:当图书编辑的,似乎都有文字上的洁癖。别人的文字,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得读。读多了,心中有臧否的标准,自己下笔写的时候便极慎重。杨蔡的《百家姓》,五十篇千字文,干净、安静,令人赞叹。描摹人物,品味世态,静观烟云过眼。一如封面上王摩诘的那一棵树,风动,心不动。